

『中庸直解』校本(中)

竹越 孝

(承前)

子曰。舜其大孝也與。德爲聖人。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

「宗廟」是祭祀祖先的去處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古之聖君帝舜。其可謂之「大孝也與」。何以見之。以言其德。則德之盛至于爲聖人。以言其位。則位之尊至于爲天子。以言其當。則兼四海之內而皆有之。由是上而有宗廟之建。則祖考歆饗其祭祀。下而有嗣⁴²續之傳。則子孫保守其胤⁴³祚。帝舜德、位、福、祿件件都到那至極處。此其所以爲孝之大也。

故大德必得其位。必得其祿。必得其名。必得其壽。

「位」「祿」「名」「壽」是大德之徵驗。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：人君有盛大之德。必然得天下至尊之位。必然得天下之至厚之祿。必然得美好的聲名。必然得長遠的壽數。蓋有其德必有其驗。如舜有大孝。能得祿、位、名、壽便是。

故天之生物。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

「材」是材質。「篤」是厚。「培」是培養。「覆」是覆敗。孔子又說：上天生物。必因他材質而加厚他。凡物之栽植的有生長之理。便降雨露滋養他。物之傾仆的有覆敗之理。便降霜雪以覆敗他。所以明舜之有德。必得位、祿、名、壽。乃是天道自然如此。

詩曰。嘉樂君子。憲憲令德。宜民宜人。受祿于天。保佑命之。自天申之。

「詩」是『大雅·假樂』篇。「嘉樂」是可嘉可樂。「憲」字本是「顯」字。「令德」是美德。「宜」是合。「民」指百姓說。「人」指百官說。「保佑」是眷顧的意思。「申」是重。孔子引詩說：可嘉可樂的君子有顯顯之美德。在外合乎百姓的心。在內合乎百官的心。故能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。天既從而眷顧之。又從而申重之。即是「天因其材而篤之」的意思。

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
「受命」是受天命爲天子。孔子又總結上文之意說：有大德於己者必受上天之命而爲天子。如舜有大德而得祿、位、名、壽便是。

右第十七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七章。

⁴² 「嗣」：四庫本作「似」。

⁴³ 「胤」：四庫本、石經館本闕一筆。乾隆本作「印」。

子曰。無憂者其惟文王乎。以王季爲父。以武王爲子。父作之。子述之。

「憂」是憂慮。「文王」是周文王。「王季」是文王的父。「武王」是文王的子。「作」是創始。「述」是繼述。孔子說：從古帝王。心無憂慮的只有文王。如何見得。蓋文王上有王季之賢而爲之父。下有武王之聖而爲之子。王季克勤王家。其功德已創作於前。武王奄有四海。其功業又繼述於後。此文王之心所以無憂也。

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。壹戎衣而有天下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。尊爲天子。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。子孫保之。

「武王」是周武王。「纘」是承繼。「大王」是武王的曾祖。「王季」是武王的祖父。「文王」是武王的父。「緒」是統緒。「戎衣」是盔甲之類。孔子又說：武王纘繼他祖宗大王、王季、文王的統緒。一着戎衣以伐商紂。遂有了天下。百姓每都仰戴稱美他。他自身不失了天下顯著的名聲。以言其尊。則至於爲天子。以言其富。則兼四海之內皆有之。上而祖考。則安享⁴⁴宗廟之祭祀。下而子孫。則世世保守帝王之基業。此武王所以爲達孝也。

武王末受命。周公成文王之德。追王大王王季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

「末」是老。「大王」是王季的父。「王季」是文王的父。「先公」謂組紺以上至后稷。又是大王、王季的祖。孔子說：當初武王到老年來。方纔受天命爲天子。故制作的事不曾爲得。到周公相成王。乃推文王、武王的意思。及乎王迹之所由起。故大王、王季生時未嘗稱王。今特追尊以王者的稱號。組紺以上未嘗爲天子。又推大王、王季的意思。把天子的禮來祭之。

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。

「斯」字解做「此」字。「達」是通。「庶人」是百姓。上文那尊親的禮不獨行於朝廷。又推之以制爲禮法通行於天下。使凡天下爲諸侯的、爲大夫的、爲士與百姓的各得以尊其親。這可見周公的達孝。

父爲大夫子爲士。葬以大夫。祭以士。父爲士子爲大夫。葬以士。祭以大夫。

「葬」是葬埋。「祭」是祭祀。孔子說：周公制禮法以通行於天下。若爲父的曾做大夫。爲子的却做士。父沒了時。安葬使用⁴⁵大夫之禮。祭祀使用士之禮。若爲父的只做士。爲子的却做大夫。父沒了時。安葬使用士之禮。祭祀使用大夫之禮。蓋葬用死者之爵。祭用生者之祿。禮當如此。

期之喪達乎大夫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。

「期」是一年。「喪」是喪服。「達」是通達的意思。子思又引孔子之言說：周公制禮以通行天下。大凡伯叔、兄弟一年的喪服。自庶人以上通於大夫皆行之。天子與諸侯都不行了。若是父母三年之喪。則下自庶人以上至於天子

⁴⁴ 「享」：四庫本作「饗」。

⁴⁵ 「用」：嘉靖本、萬曆本作「是」。

皆通行之。蓋人皆由父母而生。恩深義重⁴⁶。無有分別。所以說「無貴賤一也」。
右第十八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八章。

子曰。武王周公。其達孝矣乎。

「達」是通達。「達孝」是通天下之人皆謂之孝。子思引孔子之言說：武王、周公能孝其親。通天下的人無一箇不稱他做孝。所以謂之「達孝」。下面說的便是。

夫孝者。善繼人之志。善述人事者也。

「善」是能。「繼」是繼續。「志」是心志。「述」之是傳述。「事」是事功。「人」是指前人說。孔子又說：武王、周公所以謂之達孝者無他。只是他能繼志述事而已。蓋前人有欲爲的心志而未成。他便能繼續之。使有成就。前人有已成的事功而可法。他便能傳述之。使不廢墜了。所以通天下的人無不稱他做孝。

春秋脩其祖廟。陳其宗器。設裳衣。薦其時食。

「脩」是整飭。「祖廟」是祭祀祖先的去處。「陳」其是陳設。「宗器」是先世所藏的重器。「裳衣」是先世所遺的衣服。「薦」是供薦。「時食」是四時該薦的品物。孔子又說：武王、周公制爲祭禮。當那春秋的時節。便整飭那祭祀的去處。陳那先世所藏的重器。設那先世所遺的衣服。供薦那四時該用的品物。

宗廟之禮。所以序昭穆也。

「序」是次第。「昭穆」是宗廟的位次。左邊向南爲「昭」。取昭明之義。右邊向北爲「穆」。取深遠之義。武王、周公制祭祀宗廟之禮。祖宗神位左邊爲昭。右邊爲穆。各有箇次序。其子孫助祭的也各因祖宗的昭穆以爲次序。故曰「所以序昭穆也」。

序爵。所以辨貴賤也。序事。所以辨賢也。旅酬下爲上。所以逮賤也。燕毛所以序齒也。

「爵」是公侯、卿大夫。「事」是宗祝有司之職。「旅」是衆。「酬」是導飲。「毛」是毛髮。「齒」是年數。宗廟中祭祀。必以公侯、卿大夫的爵位爲次序。所以辨別貴賤之等。宗祝有司的職事。必擇禮儀純熟者爲之。所以辨別賢能之人。到那祭祀將畢。行旅酬之禮。賓弟子、兄弟之子。各舉觶⁴⁷於其長而衆相酬。這是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。到那祭祀已畢。行燕飲之禮。則以毛髮之色爲坐次高下。這是只論其年數之長幼也。

踐其位。行其禮。奏其樂。敬其所尊。愛其所親。事死如事生。事亡如事存。孝之至也。

⁴⁶ 「恩深義重」：四庫本作「恩義深重」。

⁴⁷ 「觶」：四庫本作「醴」。

「踐」是踐履。「位」是祭祀的位。「禮」是祭祀之禮。「奏」是作。「樂」是祭祀的樂。「敬」是恭敬。「所尊」是先王的祖考。「愛」是慈愛。「所親」是先王的子孫臣庶。「事」是事奉。孔子又說：武王、周公善繼人之志。善述人之事。其所制祭祀之禮。當祭之時踐履着先王祭祀的位。行着先王祭祀的禮。奏着先王祭祀的樂。誠意篤至。恭敬先王的祖考。恩誼周備。慈愛先王的子孫臣庶。先王雖死。事奉他如生的一般。先王雖亡。事奉他如存的一般。這祭祀中間都是繼志述事的意思。所以謂之「孝之至也」。

郊社之禮。所以事上帝也。宗之禮。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廟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

「郊」是祭天。「社」是祭地。「先」是指祖宗說。「禘」天子宗廟之大祭。追祭太祖之所從⁴⁸出於太廟⁴⁹而以太祖配享⁵⁰。「嘗」是秋祭之名。四時皆有祭。此特舉其一件。「示」與視看的「視」字同。「掌」是手掌。「示諸掌」言易見也。孔子又說：郊社所行之禮所以祭祀上帝與后土。宗廟中所行之禮所以祭祀祖宗。這禮中間都有箇義理。人能明得祭祀天地之禮、祭祀祖宗之義。則仁、孝、誠、敬無所不至。推之以治天下。便似看那掌一般。這等⁵¹容易。所以說「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」。

右第十九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十九章。

哀公問政。子曰。文武之政。布在方策。其人存。則其政舉。其人亡。則其政息。

「哀公」是魯國的君。「文武」是周文王、武王。「布」是陳列。「方」是木版。「策」是竹簡。古時未有紙筭。用木版竹簡寫書。「息」是滅。魯哀公問孔子說：爲政的道理是如何。孔子對說：文王、武王雖已沒了。當時所行的政事都陳列在木版竹簡中。如今若有那時這等的君臣。則文王、武王的政事便都興舉了。若無有那時這等的君臣。則文王、武王的政事便都息滅了。所以說「其人存。則其政舉。其人亡。則其政息」。

人道敏政。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。蒲盧也。

「敏」是快速的意思。「樹」是種。「蒲盧」是蒲葦。孔子又告哀公說：以人立政易於興舉。譬如⁵²以地種樹易於發生。甚是快速。那蒲葦草⁵³地⁵⁴尤其是易生之物。但種上便發生出來。以人⁵⁵立政正如蒲葦一般。何難之有。

⁴⁸ 「從」：嘉靖本作「疋」。

⁴⁹ 「廟」：萬曆本空一字。

⁵⁰ 「享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作「之」。

⁵¹ 「這等」：乾隆本作「的」。

⁵² 「如」：萬曆本無。

⁵³ 「草」：嘉靖本爲墨丁、四庫本作「在」。

⁵⁴ 「地」：乾隆本無。

⁵⁵ 「以人」：萬曆本、乾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作「所以」。

故爲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脩身以道。脩道以仁。

「人」是賢臣。「身」指君身說。「道」即是天下之達道。「仁」是本心之全德。孔子又說：人道敏政。所以人君爲政在乎得賢臣以爲輔佐。要取用賢人。又須脩自家身以爲法則。要脩自家的身。必須盡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當然的道理。要脩這道。又須全盡本心之德。不可有一些虧欠。德全於身。則有是君、有是臣而政無不舉矣。

仁者人也。親親爲大。義者宜也。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。尊賢之等。禮所生也。

「人」指人身而言。上一箇「親」字是就奉事說。下一箇「親」字是指親族說。「宜」是分別⁵⁶事理。各有箇當然處。「尊」是敬。「賢」是有德的人。「殺」是降殺。「等」是等級。「禮」是天理之節文。孔子又說：仁是人所以有生之理。具這生理。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。而愛莫大於愛親。故曰「仁者人也。親親爲大」。有仁便有義。義是分別事理。使之各得其宜。而所宜者莫先於尊賢。故曰「義者宜也。尊賢爲大」。然親親中間。自父子、兄弟以至于宗族、姻黨。自然有箇降殺。尊賢中間。大賢則事之爲師。次賢則資之爲友。自然有箇等級。這「親親之殺。尊賢之等」。那天理之節文又從此而出。故曰「禮所生也」。

在下位不獲乎。上民不可得而治矣。

此句當在後面。誤重在此⁵⁷。

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。思脩身。不可以不事親。思事親。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。不可以不知天。

「天」即是理。孔子又說：爲政在人。取人以身。若自家身有不脩。便無以爲取人的法則。所以君子在上的不可不先脩其身。脩身以道。脩道以仁。若不能盡親親之仁。便無以爲立身的根本。所以欲脩其身不可不先事其親。欲盡事親之仁。必由尊賢之義。若不能知人。則所親或非其人。所由或非其道。不免辱身危親。所以思事親又不可以不知人。「親親之殺。尊賢之等」皆是天理之自然。若不能知天。則自家心裏不明。於人之智愚賢否。皆不能辨別。所以思知人又不可以知天。

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曰君臣也。父子也。夫婦也。昆弟也。朋友之交也。五者天下達道也。

「達道」是天下古今人所通行的道理。「三」是下文知、仁⁵⁸、勇三件。「昆弟」即是兄弟。孔子告哀公說：天下古今人所通行的道理有五件。所以行這道理。却在於知、仁、勇三者之德。那五件是天下的達道。相臨而爲君臣。君臣有箇義的道理。相生而爲父子。父子有箇親的道理。相配而爲夫婦。夫

⁵⁶ 「別」：萬曆本作「則」。

⁵⁷ 「在下位不獲乎」至「誤重在此」：萬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無此一節。

⁵⁸ 「仁」：嘉靖本作「人」。

婦有箇別的道理。同氣而爲兄弟。兄弟有箇序的道理。同道而爲朋友。朋友交接。有箇信的道理。這五件是人人之所固有。人人之所通行。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。

知仁勇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這是承上文說。達道雖人所共由。然必知以知此道。仁以體此道。勇以強此道。這知、仁、勇三件乃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。所以說「天下之達道」。然要行這三達德。又只在一件。是那一件。不過是誠而已。誠是真實無妄。這三達德之中一有不誠。則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。故曰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」。

或生而知之。或學而知之。或困而知之。及其知之一也。

這三箇「知之」都是說知那達道。人性雖無不善。而氣稟則有不同。故於那達道或有生而自能知得的。或有學而後能知得的。或有困心衡慮。發憤強來。而後能知得的。這三等人其聞道雖有蚤晚。然到那知之之地只是一般。所以說「及其知之一也」。

或安而行之。或利而行之。或勉強而行之。及其成功一也。

這三箇「行之」都是說行那達道。孔子又說：人於那達道有不待學而安然自能行之的。有真知⁵⁹篤好。如貪利而行之的。又有勉勉強強力而行之的。這三等人其行道雖有難易。然到那成功的去處也只是一般。所以說「及其成功一也」。

子曰。好學近乎知。力行近乎仁。知恥近乎勇。

這「子曰」兩箇字是書中多寫了的字。「學」是學那達道。「近」是相去不遠的意思。「力」是用力。「恥」是恥羞⁶⁰。孔子又說：人有未及乎達德而求入德的。若能嗜好學問。講明義理。雖未便盡知之德。而可以破其愚惑。是亦近乎知矣。能自強不息。勉力於行。雖未便盡仁之德。而可以忘其私欲。是亦近乎仁矣。能以不如人。爲可羞恥。務要求及乎人。雖未便盡勇之德。而可以起其懦弱。是亦近乎勇矣。

知斯三者。則知所以脩身。知所以脩身。則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。則知所以治⁶¹天下國家矣。

「斯」字解做「此」字。「三者」指上文「好學近乎知」「力行近乎仁」「知恥近乎勇」三句。「人」是對自己說。「國」是一國。「家」是一家。孔子又說：人君若能知得好學、力行、知恥這三件。便能入三達德、行五達德。脩身的道理不過如此。故知斯三者。則知所以脩身。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。只從此推將去。便可以治人。故知所以脩身。則知所以治人。一箇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。若推將去。則天下的人、一國的人、一家的人無有不可

⁵⁹ 「知」：嘉靖本空一字。

⁶⁰ 「恥羞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作「羞恥」。

⁶¹ 「治」：嘉靖本、萬曆本作「知」。

治的。故知所以治人。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

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。曰脩身也。尊賢也。親親也。敬大臣也。體羣臣也。子庶民也。來百工也。柔遠人也。懷諸侯也。

「經」是常。「體」是設以身、處其地而察其心的意思。如父母愛其子一般。

「百工」是各色技藝。「柔」是寬郁的意思。「遠人」是遠方來的。如商賈賓旅皆是。「懷」是懷服。孔子說：大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的道理。第一件當先脩治自家的身子。第二件當尊禮有德的賢人。第三件當親愛同姓的親⁶²族。第四件當加敬那爵位隆重的大臣。第五件當體念分理庶務的羣臣。第六件當子愛天下的百姓。第七件當招來那技藝百工。第八件當寬郁那遠來的商賈賓旅。第九件當懷服天下諸侯之國。這便是九經的條目。

脩身則道立。尊賢則不惑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。敬大臣則不眩⁶³。體羣臣則士之。報禮重。

「道」即是達道。「諸父」是伯父、叔父。「昆弟」是兄弟。孔子又說：治天下國家常行的道理有九件。每件各有箇效驗。人君若能脩治自家的身子。則道成於己。自然做的百官⁶⁴每的表儀。故曰「脩身則道立」。人君若能尊禮賢人。將道理都講明了。自然無所疑惑。故曰「尊賢則不惑」。人君若能親愛同姓的宗族。與他同享富貴。自然無有怨恨。故曰「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」。人君若能敬重輔弼大臣。則信任專一。小臣不得離間。臨事自然無有迷眩⁶⁵。故曰「敬大臣則不眩⁶⁶」。人君若能把自己的心、體羣臣的心。知他心裏所欲。則羣臣必感恩圖報。都盡心盡力與朝廷幹事。故曰「體羣臣則士之。報禮重」。

子庶民則百姓勸。來百工則財用足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

「勸」是悅從的意思。「歸」是向。「畏」是畏服。孔子又說：人君於國中百姓能愛惜保養。如父母愛子一般。則百姓每蒙其恩澤。自然悅從。故曰「子庶民則百姓勸」。人君於百工技藝能招來安輯他。則百工每將他工作。互相換易以生貨財。國家用度自然充足。故曰「來百工則財用足」。人君於那四方遠人能柔而撫之。則凡爲賓旅的聞風慕義。誰不來歸。故曰「柔遠人則四方歸之」。人君於那天下諸侯能以恩而懷服他⁶⁷。則凡爲⁶⁸諸侯的畏威感德。誰敢不服⁶⁹。故曰「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」。

齊明盛服。非禮不動。所以脩身也。

⁶² 「親」：石經館本作「宗」。

⁶³ 「眩」：乾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闕一筆。

⁶⁴ 「官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作「姓」。

⁶⁵ 「眩」：乾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闕一筆。

⁶⁶ 「眩」：乾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闕一筆。

⁶⁷ 「服他」：萬曆本、乾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作「之」。

⁶⁸ 「爲」後：萬曆本、乾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天下之」。

⁶⁹ 「畏威感恩誰敢不服」：萬曆本、乾隆本、四庫本、石經館本作「自然感恩畏服」。

「齊明」是齊其心之思慮、使之明潔的意思。「盛服」是美盛的衣服。「動」是就行事說。這以下是九經之事。孔子又說：人君於那未接物時。齊明以齊其心思。盛服以肅其容儀。到那接物之際。又隨事省察。不合於理便不妄動。則內外交養。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。故曰「所以脩身也」。

去纒遠色。賤貨而貴德。所以勸賢也。

「纒」是纒言譖人的。「色」是女色。「貨」是財貨。「德」是有德之士。人君於那纒譖的小人。斥逐他不使之在左右。於那美好的女色。疏遠他不使之在目前。於那寶貨纒物。輕賤他不汲汲去求取。只⁷⁰一意貴重那有德的賢士大夫。則天下賢才皆有所勸勉而樂爲我用矣。故曰「所以勸賢也」。

尊其位。重其祿。同其好惡。所以勸親親也。官盛任使。所以勸大臣也。忠信重祿。所以勸士也。

「位」是爵位。「祿」是俸祿。「盛」是衆盛。「忠」是盡己之謂。「信」是以實之謂。人君於宗族之親尊其爵位以貴之。重其俸祿以富之。兄弟婚姻不使相遠。好惡之事必與之同。則有恩有義。親族都各逐其情。故曰「所以勸親親也」。人君於輔弼大臣官屬重盛。足任使令。不使他親理細務。則大臣得從容於上以道佐人主。故曰「所以勸大臣也」。人君於羣臣庶士忠信以待之而極其誠。重祿以養之而極其厚。則爲士者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於趨事赴功矣。故曰「所以勸士也」。

時使薄斂。所以勸百姓也。日省月試。既稟稱事。所以勸百工也。送往迎來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所以柔遠人也。

「時」謂農務閑暇之時。「斂」是收取稅糧。「省」是看視。「試」是考較。「既稟」是工食。「嘉」是褒美。「矜」是憐憫。孔子又說：人君於那百姓須在農閑時役使他。不妨誤了他的農務。收取他當出的稅糧又不過於厚。則百姓每都得安逸富足。樂於生業。故曰「所以勸百姓也」。人君於那百工逐日看視。每月考較。均給與他稟食。必與他工作之高下相稱。則惰者知勉而能者知勸。故曰「所以勸百工」。人君於遠方賓旅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。來則豐其供給以迎之。因能授任。以褒美其善不強其所不欲。以矜憫其不能。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。故曰「所以柔遠人也」。

繼絕世。舉廢國。治亂持危。朝聘以時。厚往而薄來。所以懷諸侯也。

「絕世」是說諸侯子孫已絕了的。「廢國」是說諸侯國祚已滅了的。「朝」是諸侯見於天子。「聘」是諸侯使卿大夫來獻。孔子又說：人君於那天子諸侯子孫已絕的。尋他旁支來繼續他。國祚已滅的。舉他子孫來與他封爵。整治其壞亂。教他國中上下相安。扶持其危殆。教他國中大小相恤。定其朝聘之時。每年使大夫一小聘。三年使卿一大聘。五年則諸侯自來一朝見。這是惟

⁷⁰ 「只」：四庫本作「又」。

恐勞其力。制其貢賜之節。朝聘去時。燕賜之禮常從厚。貢獻來時。方物之數常從薄。這是惟恐匱其財。則天下諸侯都竭忠效力以蕃⁷¹衛王室。都無有倍畔的心。故曰「所以懷諸侯也」。

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這又結上文說：人君治天下國家有九件經常之道。然所以行之者只是一件。那一件。也不過是誠而已。蓋爲治之事件件要着實。一有不誠。則這九件皆爲虛文了。故曰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」。

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

「凡事」是指達道、達德、九經之屬說。「豫」是素定。「廢」是廢弛。孔子說：凡達道、達德、九經等事都要先立乎誠。方行得去。若不先立乎誠。這凡事便都廢弛了。

言前定則不跲。事前定則不困。行前定則不疚。道前定則不窮。

「跲」是躓礙難行的意思。「困」是窘困。「疚」是病。「窮」是盡。孔子又說：凡言語先定⁷²乎誠。句句着實。自然說得去。不至於有躓礙。凡事物先立乎誠。件件會理會過。自然臨時做得徹。不至於窘困。凡所行先立乎誠。則心有主張。不至枉道從人。自然無有疚病。凡道理先立乎誠。則千變萬化都有箇妙用出來。自然無有窮盡。這四句又是推說上文「凡事豫則立」的意思。

在下位不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矣。

「獲」字解做「得」字。「獲乎上」是得上人的心。治孔子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說：在下位的人必須得上人的心。然後可以治民。若不得上人的心。則無以安於其位。雖有愛民之志。也行不得。故曰「在下位不獲乎上。民不可得而治矣」。

獲乎上有道。不信乎朋友。不獲乎上矣。

孔子又說：要得上人的心。自有箇道理。不在於諛說⁷³取容。惟取信於朋友而已。若不能取信於朋友。則志行不孚。名譽不聞。在上的人何由知得。故曰「不信乎朋友。不獲乎上矣」。

信乎朋友有道。不順乎親。不信乎朋友矣。

「順」是承順。「親」是指父母說。人要取信乎朋友。自有箇道理。只在承順自家的父母。若不順乎親。那厚處先薄了。朋友如何肯信。故曰「不順乎親。不信乎朋友」。

順乎親有道。反諸身不誠。不順乎親矣。

「反」是反求。「誠」是真實無妄。人要順乎親。自有箇道理。只在誠實自家身上。若反求諸身。而所存所發有不誠實。那事親的禮節都是虛文。父母

⁷¹ 「蕃」：四庫本作「藩」。

⁷² 「定」：四庫本作「立」。

⁷³ 「說」：四庫本作「悅」。

如何得悅。故曰「反求諸身不誠。不順乎親矣」。

誠身有道。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。

「明」是知之真的意思。人要誠其身。自有箇道理。只在乎明善。若不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。則好善不如好好色。惡惡不如惡惡臭。如何能誠其身。故曰「不明乎善。不誠乎身矣」。

誠者天之道也。誠之者人之道也。

「誠」是真實無妄之謂。天賦與人的道理本來真實無妄。無一些人爲。這便是天之道也。「誠之」是未能真實無妄。要用力到那真實無妄的地步。人事當得如此。這便是人之道也。

誠者。不勉而中。不思而得。從容中道。聖人也。誠之者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「勉」是勉強。「思」是思索。「從容」是自然的意思。「擇」是揀擇。「執」是執守。誠者安而行之。不待勉強。自然中道。生而知之。不假思索。自然合理。此乃渾然天理的聖人。則亦是天之道也。誠之⁷⁴者未能不思而得。則必辨別衆理以明乎善。未能不勉而中。則必堅固執守以誠其身。比乃未至於聖。而用力脩爲的。則所謂人之道也。

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篤行之。有弗學。學之弗能措也。有弗問。問之弗知弗措也⁷⁵。

「博」是廣博。「審」是詳審。「慎」是謹慎。「明」是分明。「篤」是篤實。「措」是舍置的意思⁷⁶。孔子又告哀公說：人君欲誠其身有五件條目。第一要博學。如達道、達德與凡天下事物之理都須學以能之。既學了。又要審問之於人以訂其所疑。既問了。又要謹思之於心而求以自得。既思了。又要分明辨析以盡公私義利之真。學問思辨。既有所得。必皆着實見於踐履而躬行之。這五件便是誠之之目⁷⁷。然⁷⁸爲學之道不學則已。學則必須到那能處。不至於能。決不肯舍了。不問則已。問則必須到那知處。不至於知。也⁷⁹決不肯舍了⁸⁰。

有弗思。思之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。辨之弗明弗措也。有弗行。行之弗篤弗措也。人一能之。己百之。人十能之。己千之。

孔子又說：君子之學⁸¹不思則已。思則必須到那自得處。不至於得。決不肯舍了。不辨則已。辨則必須到那明白處。不至於明。決不肯舍了。不行則已。

⁷⁴ 「之」：萬曆本作「不」。

⁷⁵ 「有弗學」至「問之弗知弗措也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將此移到「有弗思」前。

⁷⁶ 「措是舍置的意思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將此移到「孔子又說」前。

⁷⁷ 「誠之之目」後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有「學而知。利而行者也」。

⁷⁸ 「然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無。

⁷⁹ 「也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無。

⁸⁰ 「爲學之道」至「決不肯舍了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將此移到「不思則已」前。

⁸¹ 「君子之學」：乾隆本、石經館本無。

行則必須到那篤實處。不至於允踏實踐。也決不肯舍了。他人只用一倍工夫便能知、能行。我則加以百倍工夫。必要到那去處。他人只用十倍工夫便能知、能行。我則加以千倍工夫。必要到那去處。這一段是說困知勉行的事。

果能此道矣。雖愚必明。雖柔必強。

「此道」指上文「百倍工夫」說。「愚」是昏昧。「明」是明白。「柔」是懦弱。「強」是剛強。孔子又說：人於那學問、思辨、篤行五件事上果然能用百倍工夫。氣質雖是昏愚。必能變化做箇明白的人。氣質雖是懦弱。必能變化做箇剛強的人。

右第二十章。

這前面是『中庸』書第二十章。

(待統)

<補>

75-81 の校記につき，乾隆本・石經館本の原文を以下に示す。

博學之。審問之。慎思之。明篤行之。

「博」是廣博。「審」是詳審。「慎」是謹慎。「明」是分明。「篤」是篤實。孔子又告哀公說：人君欲誠其身有五件條目。第一要博學。如達道、達德與凡天下事物之理都須學以能之。既學了。又要審問之於人以訂其所疑。既問了。又要謹思之於心而求以自得。既思了。又要分明辨析以盡公私義利之真。學問思辨。既有所得。必皆著實見於踐履而躬行之。這五件便是誠之之目。學而知。利而行者也。

有弗學。學之弗能弗措也。有弗問。問之弗知弗措也。有弗思。思之弗得弗措也。有弗辨。辨之弗措也。人一能之。己百之。人十能之。己千之。

「措」是舍置的意思。孔子又說：爲學之道不學則已。學則必須到那能處。不至於能。決不肯舍了。不問則已。問則必須到那知處。不至於知。決不肯舍了。弗明弗措也。有弗行。行之弗篤不思則已。思則必須到那自得處。不至於得。決不肯舍了。不辨則已。辨則必須到那明白處。不至於明。決不肯舍了。不行則已。行則必須到那篤實處。不至於允踏實踐。也決不肯舍了。他人只用一倍工夫便能知、能行。我則加以百倍工夫。必要到那去處。他人只用十倍工夫便能知、能行。我則加以千倍工夫。必要到那去處。這一段是說困知勉行的事。